

中国
现代
著名
作家
的情
与
爱
丛书

从至情中流出的眼泪，
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……



冰心 新传

——人生就是人生，我无话可说！——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李 毅 著

◎ 从至情中流出的眼泪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

李毅 ◆ 著

冰心新传

——人生就是人生，我无话可说！



责任编辑:张新明

封面设计:梁志宏

冰 心 新 传

李毅 著

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
发 行 新华书店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重庆文化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mm 1/32

印 张:7.5

字 数:150千

插 页:7页

版 次:1999年3月第1版

印 次:199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-10000册

书 号:ISBN7-225-01174-X/I·262

定 价:13.80元



● 与父亲合影（1923年）



● 祖父谢銮恩



● 与母亲杨福慈、三弟谢为楫(1918年)



● 童年的冰心



● 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学习时留影（1924年）



● 在美国绮色佳泉边（1925年）



● 1929年6月15日与吴文藻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时的合影
左起：二弟谢为杰、刘纪华、舅母、吴文藻、司徒雷登、冰心、包贵思、陈意、萨本栋、江尊群



● 1923年在燕京大学毕业时获金钥匙奖



● 冰心（左一）与同学在北京贝满中学内合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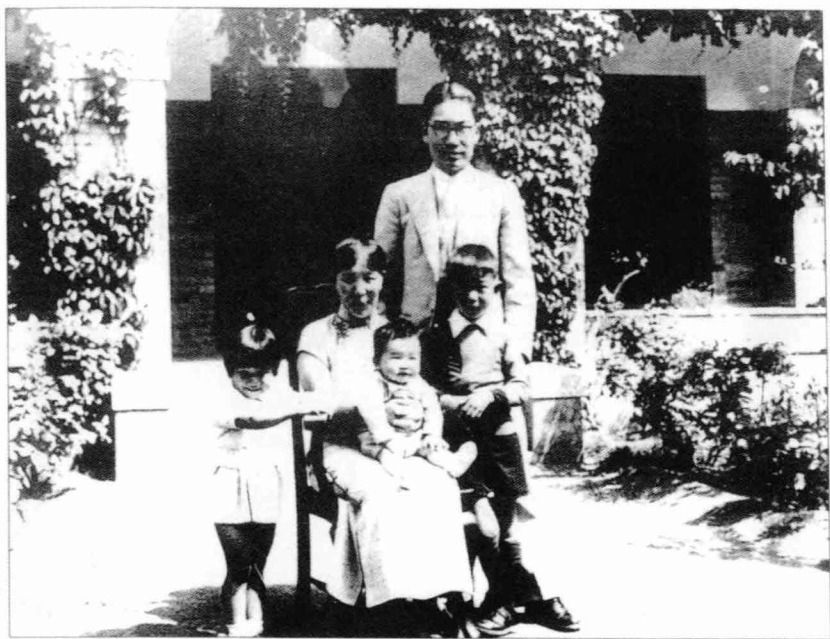
● 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就读时（1919年）



● 与阿联作家沙英夫(左)、日本作家松冈洋子在一起(1962年)



● 1963年11月,随中国作家访问日本,与日本作家中岛健藏(左4)和夫人(左6)合影。左3为巴金,右1为马烽,右2为严文井



● 全家合影（1938 年夏，燕南园住宅前）



● 在日本东京书房中写作（1948 年）



● 1975年文革时代在大寨虎头山


 夢在右，同情在左，走在生命路的兩旁隨時
 撒種，隨時開花，將這一程長途，點綴得香花迷
 漫，使穿枝拂葉的行人，踏着荆棘，不覺得
 痛苦，有淚可落，也不是悲涼。

冰心



一九七五年

● 冰心笔迹



● 1972 年全家合影，后排左 1 为儿子吴平，左 2 为大女婿李志昌，右 1 为小女婿陈恕，中排左 1 为儿媳陈凌霞，左 2 为大女儿吴冰，右为小女儿吴青



● 与「一等公民」咪咪在起（1992 年）

冰心新传

李 毅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故乡之情	1
烟台的海	19
灵魂深处的家园	35
爱与同情	52
风雨燕南园	70
离乱岁月	88
春 天	106
还是春天	119
黑色隧道	136
冬 雨	150
生命八十岁才开始	161
辉 煌	180
再度辉煌	199
冰心纪事年谱	218

故乡之情

清晓的江头，
白雾茫茫；
是江南天气，
雨儿来了——
我只知道有蔚蓝的海，
却原来还有碧绿的江，
这是我父母之乡！

——冰心：《繁星》

当我敲动着键盘，要来描写冰心的故乡，冰心的故乡之情时，我显得很是茫然。在人类的情感世界里，最复杂、最深沉、最珍贵的感情，莫过于他的故乡之情，而这种感情由于人生的经历与精神之差异，是很难以由他人越位所能理解的，更何况是冰心，这样一位影响过几代人的大作家，这样一位与世纪同龄的老人。

在冰心的眼里冰心的心中，她的故乡福州是一个最美最

冰心新传

好的地方，山好水好，茉莉花茶香，鼎日有肉松酥脆可口；别的东西哪怕十分珍贵的东西，她可以随时送人，独家乡的香菇再多也舍不得。遇有鱼丸、扁肉、甜米粥——放红枣的甜米粥，真好吃。你若将两件相同的东西放在她的面前，一件的产地是福州，另一件的产地是台湾或日本，纵然台湾或日本的产品在包装在品质上确实比福州的好，冰心也会说，还是我们福州的好。

我第一次见到冰心先生，带去了两盒茉莉花茶，她高兴地说，家乡的茉莉花茶好，泡开来香，还漂着花呢！我现在喝的就是家乡的花茶。上次台湾人送给我的茶叶，没有我们家乡的好。在冰心看来，天下的女子数福州最美，红红的脸膛，发髻上插着三把簪，有着健美的胳膊和腿，脚上穿着木屐，可以挑着担子在大街上悠然行走。

晚年的冰心，由于腿脚不便，几乎是闭门不出，但她却关注家乡的一切，文化、教育、经济建设、人民的生活、自然灾害……家乡遭到刮风袭击，她捐款；家乡淹了水，她也掏钱。一九九二年十二月，前来福州参加冰心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吴青、陈恕等曾去冰心的祖籍地长乐访问，回京后，当冰心从他们那儿得知家乡横岭小学的校舍破损，课室的桌椅都不齐全时，难过地落下了眼泪，此后便决定将她的稿费二万元整，捐赠给这所小学。那一天，即将离任的福州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主任张庆建前去看望她，冰心已让家人将二万块钱准备好，托张庆建带回转交，张庆建捧着这么一包沉甸甸的钱，心里十分激动，代表家乡人民感谢她，而冰心先生则说，钱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，家乡的孩子上学的条件那么

差，我心里非常难过。

张庆建事后对我说，先生讲到这里，又一次落了泪，老人对家乡真是有感情，这一包钱，可是先生趴在桌上一笔一划爬出来的哟，这是先生的心血。我说，是的，就我所知，这是先生最大一笔数字的捐款。而对家乡的教育捐款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，第一次是一千五百元，第二次二千元，这是第三次。与二万块钱同时带回的还有先生的一封信，信是写给我和张庆建两人的。全文如下：

冰心研究会秘书长王炳根先生：

福建福州驻京办主任张庆建先生：

我女儿吴青一家，去年回到福建，看到我的故乡横岭小学，校舍破损，课室内黑板桌椅等，都破旧不堪，我听了心里十分难过！兹将稿费所得二万元人民币，请您们带回，为横岭小学修理校舍，添置课室之用，钱数不多，但愿能用到急需之处，全仗两位大力了！匆匆不尽。

冰心

一九九三、八、十

在冰心先生的寓所，门前长贴着“医嘱谢客”的字条，但如果是家乡来人，她是一定要见的，并且常常会超出会见的时间。交谈时，往往是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的。“福建变化大吗？”“福州女人的头上还戴不戴三把簪？那东西可漂亮。”“我的那个旧房子前还有水道吗？水井多不多？一九五

冰心新传

六年我回去过一次，住在西湖的一座木头房子里，没有自来水，热水是挑上来的。真想回去看看。”于是，去见她的人无论是官员、是文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会邀请她回老家看看，冰心则会说，那得北京医院同意，虽说卫生部长陈敏章也是咱福建老乡，但他也不敢开这个后门，我现在是像熊猫一样被保护起来了，没有自由了。先生说着也就笑了起来，于是，来人又会说，您老德高望重，是我们福建的骄傲。冰心先生则会摇头说，说“福建人不要骄傲，要谦卑！”

一九九三年三月，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去拜访她，冰心第一句话就是问书记：福州的榕树长得如何？当陈光毅告诉她，前些年的数量有所减少时，冰心立即说道：“你是一省之长，可要负责任呀！”当陈光毅告诉她，这两年抓得很具体。一条街一条路地种植榕树时，冰心便放心地说，这些年改革开放，福州变化很大，你是有功劳的，陈光毅忙回答说，主要是靠大家实干，冰心这才肯定地说：“这话讲得好。干事情主要是靠老百姓。我一生都记住这样两句话：一句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另一句是历史是人民书写的。做官不忘记这两句话就好办。”

对所有前来拜访的人，冰心最后都要叮嘱：“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！”将那一片殷殷乡情，通过那一个一个所会见的人，带给了家乡，带给了家乡的父老乡亲。冰心的寓所、那扇“医嘱谢客”的门，对于家乡的人来说，除了特殊情况之外，都是敞开着的。那是一扇通向家乡的门，她本应从这儿走向家乡，但由于身体和年龄的限制，改换了一种方式，让这扇门、这所寓所融进乡情。可以说，冰心先生虽然足不

出户，但她对家乡的大小事情都非常清楚，包括现实的和历史的，如我这般经历之人，若在先生面前谈论福州，那是要“冒风险”。所以，前往拜访她的人，既是亲切的幸福的，同时，也会有一种忐忑不安之感，甚至会在这位融历史知识、现实情况、明快与幽默于一体的老人面前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。

首先遇到的就是，见面时如何称呼的问题：奶奶、妈妈、大姐、姑婆、老师、先生、谢老、冰心老……以她的辈份、年龄、身分、地位而论，都可以，但又都觉得不甚贴切，既要亲切又要尊敬，都想寻找到这么一个称呼。也有人这么问过我，“见到冰心，该如何称呼？”是的，该怎么称呼？我也不知道。第一次拜见冰心，也为称呼问题犯难，我后来使用的称呼是“冰心先生”或“先生”，但我发现，对冰心怎么称呼她都会接受。倒是，你要注意的是她的提问，比如，她问，“林则徐祠堂那些对联还在吗？”“萨镇冰在福州还有哪些后代？”“南后街的花灯都有些什么品种啦？”等等。回答这些问题，是得有些“文化积淀”的，当然你答不上来她会用别的话题轻轻带过，不会令你难堪，但你多少是会有些不安的。

在我所了解的一些大作家中，故乡对他们的影响是至为重要的，而他们对故乡的感情也往往十分复杂，这种复杂的形式大都表现为爱与恨的交织。冰心却不一样，她对故乡只有爱没有恨，只有赞美而无怨恨，只有给予没有索取，并且是爱得那么深，赞美得那么诚，付出的又是那么多。这固然与她早年爱的哲学有关，但晚年的冰心，并非仅仅是爱，她